

新城区文史资料

第一辑 满族专辑

■ 政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委员会 编

序

盖山林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要履行十二字的职责，不管是政治协商，还是民主监督，更不用说参政议政，都离不开以史为鉴，离不开借助和参照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对文史资料的社会效果大家都是认同的，对文史资料所发挥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政协对文史资料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前，新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在呼专家学者编写的《新城区文史资料》（满族专辑）一书，就是新城区政协在文史工作方面结下的一颗丰硕成果。

我国是一个有 56 个民族的国家，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想促进民族团结，必需要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和理解。《新城区文史资料》（满族专辑），就是为我们了解新城满族的一个窗口。它像一个万花筒，从中可以窥见新城满族方方面面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显示，呼和浩特新城，原

为清代的绥远城,是1739年(乾隆四年)建成的一座八旗兵驻防城,已有260多年了。这本专辑还告诉读者,当时兴建绥远城的时代背景、建筑布局、官署、鼓楼、戏楼、庙宇;绥远城的满族人口、蒙汉回满各族的迁入、满族生活、满族风俗、民间娱乐、体育、教育、学校、生产;绥远驻军、绥远城将军;以及满族的杰出人物等,从多层面、多视觉介绍了清代绥远城的情况。倘若将这些史实综合到一起,不啻是清代绥远城历史的缩影。如今,在这里生活着八旗兵的后代有万余人,他们与呼和浩特地区的蒙汉回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共同保卫和建设着祖国的北疆,共同谱写了一首又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

研究历史必须以占有充分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本专辑为研究满族史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资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国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汉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要继承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要使读者对兄弟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为各民族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给广大人民以健康和美好的精神享受,给他们以团结互助和积极进取的鼓舞力量,我认为,这本专辑是很值得一读的。

本辑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为原则,只反映史实和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因史料所限,编辑中有繁有简,只求真实,有价值,不求全面。二百多年的史事,一书难全,有待于今后逐步辑录。

目 录

序	盖山林(1)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	刘蒙林(1)
绥远城始建时间辨	于永发(10)
绥远城完工时间新考	佟鸿举(18)
关于绥远城建城时间之我见	银 峰(21)
清代绥远城建筑概况	孙秀川(25)
漫步新城话沧桑	关润霞(34)
历经沧桑的绥远城“将军衙署”	张 祥(39)

新城鼓楼·····	富景华(52)
绥远城的文昌阁和孔庙·····	银 峰(55)
懿览亭·····	侯丽娟(57)
绥远城的戏楼·····	富景华(59)
“满城”中蒙汉回满各族的迁入·····	银睿卿(61)
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	蒙 林(64)
绥远城满族人口述略·····	蒙 林(77)
绥远城满族人生活纪实·····	银睿卿(82)
新城农业话沧桑·····	罗万镒(90)
公主府与公主 ·····	孙秀川(101)
刘统勋私访归化城 ·····	张 祥(110)
清代驻绥远城的达斡尔族将军 ·····	毅 松(119)
贻谷·蒙垦·“贻案” ·····	张 祥(123)
满族称谓的几种不同概念 ·····	刘汉清(138)
新城满族语言文字及教育史话 ·····	关润霞(140)
绥远城满族用语例释 ·····	富景华(145)
新城满族民间文娱生活 ·····	关润霞(151)
新城满族的饮食文化 ·····	刘汉清(160)

目 录

呼和浩特满族旧俗谭概	宁昶英(164)
神杆 神石 神鸦 神犬和背灯祭	刘汉清(172)
绥远城年俗	富景华(174)
满族妇女的旗鞋	刘汉清(178)
塞北满族风俗趣闻拾零	白书琴 白永利(180)
清代绥远城的旗学	蒙 林(184)
欣欣向荣的满族小学	鸿飞 高华 文爽(197)
幼教战线上的一支劲旅 ——记新城区满族幼儿园	高铁军(204)
新城区满族小学民族活动纪实	于慎孝(206)
绥远鸦片祸民史话	富景华(211)
绥远城解放前的灯	银 峰(218)
绥远城城墙的拆除	孙秀川(220)
阜安门遗址标志中的舛误	孙秀川(223)
何树声事略	何志清(225)
记畜牧专家佟树蕃	鸿 举(228)
从“将军”到经理 ——记内蒙古新华书店原副经理孙英年	刘海春(235)
学海游踪	盖山林(244)

满学领域的新星

——记满学学者、作家佟靖仁

..... 文 爽(249)

为了希望的田野

——记植物遗传学家耿庆汉

..... 荣 英(254)

春雨润物

——回忆我与关和璋老师的师生情谊

..... 谢健民(259)

编后语 (266)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

刘蒙林

在平日研习清代史学中,常看到在一些地方史志及报刊上载有:绥远城(今呼市新城区)初期有驻防八旗兵 3900 人,于乾隆二年或四年从山西右卫迁来。其史料依据多为《绥远旗志》(以下简称《旗志》)载定安将军碑记:“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周九里许,建于乾隆四年,移右卫八旗官兵驻防于此。”这种以右卫将军移驻绥远城,既认为右卫八旗也随之迁驻的观点颇为流行;更有甚者,认为今绥远城满族均为右卫旗人之后裔。其实绥远城驻防初期,成份复杂、变化颇大,终于乾隆中叶才形成了以京师(北京)及右卫满蒙八旗联合的驻防格局。惜学界对此探究几为空白,为正本清源,防止以讹传讹、贻误后人,今以治清史之原始史料《清高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为主要依据,对绥远城驻防源流予以探讨,不正之处,请予斧正。

一、汉军与右卫蒙古族兵之联合驻防

雍正晚年,清朝与漠西准噶尔部的战争几经较量均已无力再战,只得议和,双方偃旗息鼓、撤军回寨,漠北一时出现了和平局面。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月清廷决计在归化城(今呼市旧城)旁建一新城——绥远城,以安排从漠北撤回的军士。对此《实录》卷九有详细记载:“总理事务王大臣奏言:大兵既撤,若喀尔喀蒙古等必需内兵防护,请酌留东三省兵五千名,驻扎鄂尔昆。现今鄂尔昆贮米甚多,可支五千人数年之食,其察罕瘦尔所贮粮三万余石,亦应运赴鄂尔昆。又归化城,路当通衢,地广土

肥,驻兵可保护扎萨克蒙古等,调用亦便。请于右卫兵四千内,酌拨三千,并军营所撤家选兵^①二千,热河鸟枪兵一千,并令携家驻归化城。若喀尔喀等自能防守,鄂尔昆不必留驻内兵,则归化城请再酌增兵四千为一万人,令其留戍。设将军一员总理,副都统二员协理,所留右卫兵一千名,以副都统一员领之,仍隶归化城将军管辖。并请特命大臣一人驰往,会右卫将军岱琳卜,归化城都统丹津、根敦、尚书通智等,相视形势,其戍兵如何分驻,及筑城垦田以足兵食等事,详悉确议具奏。……从之。”也就是说,清廷准备裁右卫将军,并在归化城旁建一新城,新设将军一人统辖兵丁。

当筑城屯兵之举正处于筹划之时,官居“稽察归化城军需工料掌印给事中”的永泰为长远计,于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上奏道:“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新城;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右卫驻防兵丁,不宜迁移,镇守仍照旧制,庶于地方有益。归化城一带地亩,不便改为民种升科”。乾隆认为永泰言之有理,遂改初衷,于是下令:“筑城开垦事件,交通智总管办理,俟城工告竣之时,先派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前往驻防。其家选兵照八旗另记档案人例^②,另记档案,将来补授骁骑校等微职,不可用至大员。右卫兵丁,暂行停止迁移,仍著在本处驻防。归化城周围田地,悉行开垦,俟积谷充裕之时,于京城八旗闲散满洲内,将情愿者,挑派三千名,以为新城驻防兵丁,其钱粮家口米石及拴养马匹,俱著照热河兵、家选兵例。”(《实录》卷16)这样先前调迁右卫旗兵的动议改由京师满洲兵驻防绥远城,而热河兵及家选兵3000人依议未变。

七月,清廷将在漠北军营已征战五、六年的京城家选兵2000人,因作战军功均提高身份,由以前的八旗家仆分立另户,“归入旗分”,成为有一定待遇的汉军旗人。十二月,乾隆谕令速建绥远城,并告知筑城官员:驻防兵丁“于明春即当遣往”(《实

录》卷 32)。

乾隆二年(1737 年)三月,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停增新设将军,只需将右卫将军迁此即可,同时暂停派遣京师旗兵。《实录》卷 39 云:“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归化城盖造新城,去右卫仅二百里,无庸添设将军,请将右卫将军移驻新城,止添副都统二员,其右卫之副都统二员,仍留原处,亦归并将军管辖。所有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著该处照原议办理,俟房屋工竣日,先往驻扎。其管兵官员,应令将军王常等,会同八旗大臣,拣选京城应升官员,请旨补放。至京城应派官兵三千名,遵旨暂停,俟归化城附近地亩开垦足数,呈报到日再议。从之。”

在六月之前,绥远城营房已完工,按既定方针,从漠北而来的已成另户汉军的原 2000 家选兵及热河汉军 1000 人率先进驻绥远城。《实录》对这 3000 旗兵的驻防具体时间无记载,但在六月丁卯条上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热河地方,甚为紧要,所居满洲兵现有八百名,其从前一千操演兵(即鸟枪兵)已遣往归化城驻扎……”^③。这说明 3000 旗兵当在乾隆二年六月前的春季驻防无疑,也正符合乾隆“明春即当遣往”的谕令。

八月,从右卫将军任上调迁而来的绥远城建威将军王昌,根据驻防伊始,需立即筹办增添兵丁,选派官佐,制定仪卫,奏定钱粮等事宜,上奏了九条急需之应议事件。《实录》卷 48 记载:“又议复归化城将军王昌奏:新驻兵丁,应议事件:原附右卫蒙古裁汰余兵五百名,请编为五个佐领,移驻新城仍照原议支給官弁俸饷。新城驻扎兵丁,须得熟谙之员经理,请将右卫官员,酌量送部引见调补。新城将军以下,笔帖式以上,应得米石马匹,照右卫例支給。新城应设铁匠箭匠,照右卫例挑取,给予银粮。将军仪卫,照提督例;副都统仪卫,照总兵例,由巡抚处领取;执事人应得银两,照右卫例,在同知库内支取。新城应用旗纛,照例由部领取。兵丁马匹,除现有分给外,尚有不敷,由扎萨克办给。每佐领设领催四名,每名给钱粮三两。请设左右两司,给与关防,协御给与图

记,均应如所请办理。惟称将右卫随印前锋,随往新城,伊等转有迁徙之劳,应令于新驻兵内挑取,添给钱粮一两,其原存右卫者,酌量挑取,随副都统驻扎,其余陆续裁减。又军器一项,自应豫为制办,请每兵四名,给帐房一架,器械计人分给,共给鸟枪六百杆,选择兵丁,令其练习。火药等项由部支领。又本练兵等事,应用炮药,由地方官领取”。乾隆认为王昌筹划合理,挥笔批示:“从之”。自此在原 3000 旗兵的基础上,又从右卫蒙古八旗中调来五个佐领的 500 旗兵,绥远城共有旗兵 3500 人,但佐领以上大员,大多从京旗及右卫满洲内调补。需要指出:《旗志》承袭了《山西通志》、《大清会典》(简称《会典》)、《清朝文献通考》(简称《通考》)之记载:“乾隆二年,设绥远城驻防将军一人。……满洲、蒙古、汉军兵三千九百名,拨出征效力之在京八旗开户兵二千四百名,热河驻防汉军兵一千名,右卫驻防内议载未尽之蒙古兵五百名,以充其额”。遍检《实录》二年及三年之条目,根本无“开户兵二千四百名”之记载,更无荣祥老先生“满、蒙、汉籍兵士总数为七千八百名”之数目^④。这条史料不仅与《实录》载“家选兵二千名”数量上不同,而且将后升格为汉军旗人的原“在京八旗开户兵”称之为正身旗人“满洲兵”。二点之误,故该史料似不可靠。在史书记载不一之时,我们应去伪存真,当以较权威的《实录》记载为准。

乾隆三年(1738 年)四月,将军王昌对热河汉军中的 960 名旗兵重新配置了鸟枪。故在《实录》卷 66 有下文:“添设绥远城鸟枪兵九百六十名,从建威将军王常请也。”

乾隆五年(1740 年)二月,将军王昌因病离任回京,由京师正蓝旗满洲都统伊勒慎调任绥远城建威将军。八月,清廷意将以前议定的调京师满洲兵驻防绥远城的计划予以实施,不料伊勒慎根据京师旗兵之战斗力,敢于犯上直谏:“绥远城将军伯伊勒慎奏:前奉旨派京师满兵一千六百名,移居绥远城。伊等俱系平日好酒,骑射平常之人,若至此处,生计必至艰难。况此间现有之

家选兵丁，原系京城官兵户下人，良莠本自不齐，如再添此等不肖之徒，愈难约束。况准噶尔虽属归化，而夷性不可深信，万一蠢动，此项兵丁，徒糜钱粮，未能得力，应请停止。”清廷议政处认为言之有理，建议乾隆“应如所请”，乾隆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此事依议”（《实录》卷114、116）。绥远城继续由汉军八旗3000人及蒙古八旗500人联合驻防。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新任将军补熙看到绥远城兵多官少，不敷统率，应从右卫移驻少许下级官佐，故奏准“将右卫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满洲旗分内，每旗拨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共计15名下级官佐移驻绥远城（《实录》卷138）。

二、汉军出旗与满蒙旗兵联合驻防

从清军入关到乾隆初年的近百年时间，汉军旗人与满蒙旗人一样，享受着清廷给予的种种特殊待遇，其地位高于一般民人。由于八旗人口此时已增加了十数倍，而佐领只增加了一倍左右，这使相对固定的食饷份额显得日益紧缺。由于甲少丁多，许多满洲旗丁无额可补，沦为闲散，只好靠清廷救济生活。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已成为清廷的头等大事。乾隆为了满洲正身旗人的长远利益，决定以八旗汉军为牺牲，以缓和八旗生计问题。于是清廷强令部分汉军出旗，大批汉军或散为民人，或转入绿营^①，空出之兵额，均为满洲旗丁补占。可见解决八旗生计的实质，就是用损害汉军利益的办法来缓和满洲旗人的生计问题。

乾隆十二年（1747年），已是汉军旗人的原京师家选兵2000人在绥远城遭到裁汰。他们未出旗为民，而是编入了绿营。《会典》与《通考》、《旗志》及《绥远城驻防志》基本有以下雷同记载：“乾隆十二年，以绥远城驻防八旗开户家丁二千四百名改拨直隶、山西二省，充补绿旗营兵。并裁自右卫移扎之领催二十名，匠役十名。由京师选派八旗满洲兵一千二百名；并由本驻防余丁内拣选五百名，作为兵丁，今原存兵一千五百名，为三千二百名。”（《会典》卷1128）《实录》对此次裁汰汉军无正面记录，但在善后

安排上有一珍贵史料：“兵部等部议复，直隶总督那苏图、署山西巡抚宗室德沛复奏：绥远城家选兵丁，分派直晋两省顶补绿旗兵缺，并骁骑校改补绿营千总各事宜。——家选兵现有一千九百名，应分别马、步、守，按照两省兵额匀派。直隶应补马兵四十二名、步兵八百十五名、守兵五十五名。山西应补马兵二十六名、步兵九百十九名、守兵四十三名。每遇各标营出有十缺，以七缺补家选，以三缺补绿旗，应如所请。——骁骑校三十三员，亦应按照两省额设千总匀派。直隶酌派二十二员，山西十一员；遇有缺出，与该省人员间补。亦应如所请办理。至俸满保送之处，仍令该管大臣豫行奏明。——兵丁挈眷前往两省补缺，应日给口粮，并酌赏车辆及搬移之费。查驻防兵丁起程，例准给与车辆口粮，今绥远城派往兵丁，应令每名给车一辆，无车之处，照雇车之例核给；至所需口粮，大口日给银五分，小口四分。其搬移盘费，如补山西省至大同镇者，每名赏银五两，至太原镇并直隶省者，每名十两。——家选兵丁，应以补缺之地入籍，与民一例编审。并各给营房二间，如向无营房，或该处不敷拨给，令地方官就近建造。亦应如所请。从之。”（《实录》卷 297）以上可知，原 2000 名家选兵除部分官佐外，其余 1900 人全部出旗入绿营。酝酿已久的京旗满洲兵 1200 人，大规模地首次进驻绥远城。这时的绥远城共有旗兵 3200 人，均为额兵（领催、前锋、马甲），即由京旗满洲兵 1200 人与原驻防汉蒙旗兵 2000 人组成。满蒙汉八旗兵之联合驻防局面首次出现。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三月，绥远城将军恒禄为减轻钱粮之压力，经奏准额兵减少到 2400 名。《实录》卷 608 有记载：“绥远城驻防额兵三千二百名内，有年幼残疾者四百名，应改为养育兵；逾岁者四百名，改为步兵，于城内进班巡哨。即以二千四百名作为定额。查设城安兵之初，参驻家选兵粮饷照右卫酌减，前锋、领催月支三两，马甲二两，俱给五分口粮。今家选兵尽归绿旗，所遗缺系由京师满营遣往，而原有之兵均系另户，防守其差操巡守

与右卫无异。应请将步兵、养育兵粮饷酌减，每月各给饷银一两五钱，步兵给四分口粮，养育兵给三分口粮，俱照部定粮价折给。其额兵二千四百名，应照右卫例，各添饷银一两，前锋、领催月给四两，马甲三两，仍给五分口粮。至步兵、养育兵红白恩赏银，亦应减于马甲，照匠役例赏给。……均应如所请。从之。”《通考》亦云：“二十五年，改绥远城驻防兵额内，设步军四百名，养育兵四百名，实存领催、前锋、骁骑（马甲）二千四百名。”无论内部如何变化，驻防旗兵 3200 名的总数未变。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随着西北战事的平息，绥远城已不再是军事要地，无须再设重兵驻防。驻守绥远城近 30 年的热河汉军兵丁此时虽然兵丁数已翻一番，成为驻防主力，但也只能步京师家选兵之后尘了。清廷谕令其全部出旗入绿营。《通考》卷 184 与《会典》、《旗志》、《驻防志》有基本相同的记录：“二十九年，裁绥远城驻防汉军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员，及汉军二千一百十七名，悉令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二省，改补绿旗营。”《实录》卷 729 在乾隆三十年二月有一追记条目：“……现在绥远城出旗汉军、改补绿营官员俱已起程，其汉军兵二千一百十七名，陆续调补绿营。”至此绥远城由满蒙汉三军联合驻防变为满蒙旗兵联合驻防，额兵只剩 1300 余名。

乾隆三十年（1765 年）五月，将军蕴著又觉满蒙旗兵兵力太少，不敷应用，奏请增兵为 2000 人。奏折云：“绥远城官五十四员，兵一千三百余名。右卫官四十八员，兵一千五百余名。二处官兵多寡不同，请量其敷用均齐。将绥远城满洲作为佐领十六，蒙古作为佐领四，共二十佐领。……又绥远城、右卫二处，每兵百名作为一佐领，每佐领下除匠役二名外，领催、前锋、马甲共七十五，养育兵、步甲共二十五。绥远城应兵额二千，现一千三百。不敷满兵七百，于由京派来驻防兵内补；不敷蒙古兵一百，于右卫蒙古余额兵内补。乾隆批示：“从之”（《实录》卷 736）。至此可知：乾隆十二年来的京师满洲兵已由初时的 1200 人剩为 900 余人，

此时需自行在余丁内补 700 人,以编为 16 个佐领。而乾隆二年由右卫移驻来的蒙古旗兵 500 人剩为 300 人,需再从右卫蒙古余丁内调补 100 人,才可编为四个佐领。满蒙旗兵的大量减员,当于西北战事清军的巨大牺牲有关。需要指出:从是年起直至清末,绥远城满洲 16 佐领,蒙古 4 佐领,共 20 个佐领的数目始终未变。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增设兵额。《通考》云:“增马步兵七百名”。而《绥远城驻防志》记载较详:“将右卫兵丁内,移驻绥远城马甲五百名,步甲一百五十,养育兵五十名,添入八旗满洲、蒙古各佐领下当差。合本城兵二千名,现在实存兵二千七百名。内:领催、前锋、马兵二千名,步兵四百名、养育兵三百名”。这 2700 名旗兵中,甲兵为 2000 人,但多数为京师满洲旗人所有,今绥远城满族语言多操京腔,盖源于此。从右卫而来的 700 满蒙旗兵,满洲旗人当为绝大多数。遍检典籍,右卫满洲兵大规模地驻防绥远城,终清一代只此一次。需要说明:从 1768 年起,绥远城旗兵日后再无相互调防之举,只有随着人口的滋生,旗兵总数亦增添而已。

三、小结

绥远城八旗驻防源流较为繁杂,为一目了然,现拉一纲目,以为小结。

1、1737 年春,由京师满洲八旗户下人家选兵演变而成的汉军 2000 人,热河汉军鸟枪兵 1000 人首批驻防绥远城;8 月,右卫蒙古八旗 500 人也随后迁驻。

2、1741 年 3 月,右卫满洲下五旗各拨一员佐领、防御、骁骑校下级经制官佐迁驻绥远城,共 15 人。

3、1747 年,由家选兵组成的汉军 1900 人全部出旗入直隶、山西绿营;代之而来的京旗满洲兵 1200 人进驻绥远城。

4、1764 年,已发展到 2117 名的热河汉军兵丁全部出旗改为直隶、山西之绿营兵。

5、1765年，绥远城定兵额2000人，不敷数为800余名。700人从1747年而来的京旗满洲余丁内补，100人从右卫蒙古八旗内调驻。

6、1768年，从右卫调满蒙八旗兵700人进驻绥远城。

至此可知：汉军及右卫蒙古旗兵首批驻防绥远城，京旗满洲兵次之，右卫满蒙旗兵再次之。从兵数上讲，汉军旗人共迁来3000人，但日后全部出旗；京师共迁来满洲兵1200人；右卫前后共迁来满蒙旗兵1315人。这就是清代绥远城驻防八旗的基本源流。

注释：

①家选兵：清代满洲等旗人之家仆（多为汉人）因跟主人出征而获兵籍者的称谓。此前家仆因其身份低下，无独立户籍，只能依附于主人户下，故亦称“户下”或“家下”人。但如因军功等原因，可偿还主人身价后，从主人户下分离出来另立户档，名曰“开户”或“另户”，但多人汉军旗籍并被另记档案。

②另记档案：即清代旗籍中的开户人。原属满洲等旗人之家仆，后因军功等原因而为另户。雍正时下令清查八旗另户源流，把另户中的开户人清理出来，以与满洲正身另户相区别。对这些从另户中清理出来的开户人则另记档案，故有此称。他们被限制使用，虽还享有旗人之特权，但不得与宗室联姻，致仕则限制范围，旗下妇女“概不准援例请赏”（《户部则例》卷一）。今“打入另册”一词即源于此。

③因此时新城城工未完成，城未赐名，故归化城亦为新城之代名词。此处根据前后文即可认定。

④荣祥《土默特沿革》，133页。

⑤绿营：亦称绿旗，清代军制。汉兵军旗因是绿色，以别于八旗旗色，故称。为清朝最主要的正规军，地位仅次于八旗兵。兵种分马、步、守兵及水师。在京者为巡捕营，隶步军统领；在省者有督标、抚标、提标、镇标等不同官佐；标下设协，协下设营，营下设汛。清代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为60万人左右，清末裁废。

绥远城始建时间辨

于永发

18 世纪 30 年代,清政府在呼和浩特(归化城)东北五里处兴建绥远城,派八旗官兵驻防,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就当时说,并不仅仅是“安排从漠北撤回军士”,“以此为基地,以便日后进击准噶尔部”,^①更寓有镇抚内外札萨克诸旗的深意。这从驻该城的建威将军(后改绥远城将军)“管理绥远城官兵,兼管右卫官兵、归化城土默特官兵,并酌量调遣大同、宣化绿旗官兵”的职衔可以看出端倪。历史已经证明,绥远城的修建及八旗官兵的驻防,对呼和浩特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土默特牧场的大规模开垦、归化城商业的勃兴、蒙古旗由牧转农生活穷蹙日甚,以及民族语言的沦失等等,无不与之密切相关。因此,考订绥远城的建城时间,无论怎么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本来,关于绥远城的始建时间有雍正十三年(1735 年)和乾隆二年(1737 年)两说。最近有人新立了一个“乾隆元年说”,虽然此说否定了雍正十三年说,却使绥远城始建时间的探讨更纷纭了。本文依据土默特文献档案,就这个问题作如下考辨,谨供参阅。

一、绥远城的筹建时间

修建绥远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塞外的呼和浩特地区更非一年易事。就筑城本身言,决策、命官、征地、运迁、设计、筹资、备